

首枚党代会邮票

◆ 南方云



笔者收藏了一枚“中共七代大会纪念邮票”，一直视若珍宝。这枚邮票高约30毫米、宽约13毫米，邮票正面为毛泽东像，上端书写“中共七代大会纪念”，下端书写“山东战邮”，面值5分(北海币)，绿色，无齿孔，锌版印刷。这枚邮票是胶印的，与现在的邮票相比略显粗糙，但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，这是山东战时邮政局克服重重困难印制出来的。

据了解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没有发行纪念邮票。1945年首次发行党代会纪念邮票，这批邮票至今存量已不多，能拥有这枚邮票，自然十分幸运。说起这枚邮票的诞生，还有一段小插曲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邮政主管部门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行纪念邮票，已成为一种传统。但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，只有山东解放区利用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和平，发行了解放区第一套、也是惟一的一套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题材纪念邮票，这就是后来被编为J.HD-3的“中共七代大会纪念邮票”。

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，为了夺取最后胜利，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统一和富强的国家，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为庆祝“七大”的胜利召开，处在抗战前线的山东解放区军民向大会发去热情洋溢的贺电。大会闭幕后，山东战时邮政总局为形象地配合“七大”提出任务的完成，决定发行一套邮票纪念。1945年7月30日，山东战时邮政总局在其机关报《山东战邮报》第36期封面，醒目地发布了“山东战邮中共七代大会纪念”邮票的设计图稿，以使群众先睹为快。经查，在邮票发行前就率先发布其设计图稿的做法，此为解放区邮票发行史上的第一次。同年10月，这套邮票正式发行了，全套仅一枚。

前不久去黄山脚下歙县采风，到了当地睹物思情，不禁想起了当年第一次到歙县采风时的情景。那时在歙县人生地不熟，凭着胆四处乱逛，来到了一家做砚台的门店，走进去看四下看看，发现它除了做砚台外，还卖各类文房四宝，想着正好不赶时间，不如就在此处消磨一会儿时光吧。于是就在店里优哉游哉地观看起来，不一会儿，便走出一位店员上前招呼我，我对他说店里的东西挺不错，他一听我的口音便问我不是上海人，我问他如何得知，他说自己的师父是上海人，说话与我是一般腔调，说话的工夫还热情地将他师父从外面叫了过来。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，我和那位师父一见投缘，不一会儿就聊得热火朝天，他问我此行的目的，我说要去胡适故居，做一些相关的稿件，他一听便表示亲自带我过去，我也不客气地接受了他的好意。当时公共交通还不发达，师父朋友也未买车，于是便骑着他的摩托车一路风尘仆仆地带我过去。前行的道

黄花梨根抱石《愚公移山》收藏记

◆ 原野（上海）

这块黄花梨根抱石《愚公移山》收藏已有些年份了，其颜色金黄而温润，心材颜色较深呈红褐色或深褐色，有犀角般的质感，纹理很清晰，如行云流水，非常漂亮。它高23厘米，长33厘米，宽22厘米，作品无论是雕工还是材质实属上乘。因《愚公移山》内容与形式比较讨巧，市场上常见此类根抱石，但形态大多难以接受，愚公要么手推石头，要么肩扛石头，有的索性背石头。而且往往石与人配比不当，太小



妻子迷上了肥皂盒的收藏。闲暇时，她总会小心翼翼地拿出肥皂盒，细细地摩挲着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她收藏了很多的肥皂盒，有亲自去各地古玩市场淘的，也有

似乎愚公在玩石，太大似乎“泰山压顶”愚公没有这个承受能力，给人一种失真感。而这块根抱石，人、物配比得当，神态和动态都很得体，愚公将这块石头抱得有力、抱得到位。更难得的是，它是珍贵的黄花梨木，市面上常见的根抱石一般为樟木、杜鹃根、柏木、黄杨木、红豆杉等，黄杨木和红豆杉算是比较好的材料，但出形好的很少，而黄花梨出形好的更是难上加难。

常言道：“无巧不成书”。十年

前收进的一块幽兰石正好能和这块根抱石当底座配。幽兰石产于广西柳州地区鹿寨县幽兰村附近的山溪中。该石质细润，色泽典雅，以黑色、青灰色为主色调，石中间有白筋。这块幽兰石高16厘米，上面直径约20厘米，下面直径约30厘米。颜色黝黑，呈圆锥山形状。

根抱石与幽兰石，二者无论从色彩、形体和意境上相当匹配。2011年10月该作品参加了“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家具展览会



暨红木家具精品展”，并荣获了“百慧杯中国艺术家具‘匠心神工’精华大赛《工艺品类创意金奖》”。（附图为屠铭慈所摄）

妻子收藏的肥皂盒

◆ 张松

亲戚朋友送的。家里的书桌上、柜子里摆放着各色肥皂盒，颜色各异，琳琅满目，就像开展销会。妻子坚持这一爱好，乐此不疲。

妻子对肥皂盒的爱好源于一次去古玩市场的经历。有一次，她在古玩市场上看上了一个精致的肥皂盒。老板对她说，这个肥皂盒很稀少，而且上面印有“福”字，做生意的要讨个吉利，打算留着，给

多少钱也不打算卖。妻子的性格很强，越不能得到的东西她就越感兴趣。从那以后，妻子便开始收藏肥皂盒。

为了淘到肥皂盒，妻子每次出去旅游时总会去古玩市场逛逛，看能不能淘到肥皂盒。就这样，妻子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在北京的一家古玩店里，老板见我妻子拿着肥皂盒爱不释手，就

爽快地送给她两个，分文未收。而在广东的古玩市场，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妻子看上了一个肥皂盒，就跟老板讨价还价，可老板要价很高，妻子无法接受，只得忍痛割爱，但这样的遭遇并不多见。这样一来，妻子收藏了数百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肥皂盒。

这些肥皂盒做工精致，上面有手工绘制的各色图案，有青花、粉彩、贴花等。还有些肥皂盒上面印着“福”“喜”等象征着吉利的汉字。肥皂盒的收藏给妻子带来很大的快乐，也让她的心平和了许多。

收藏印章，边款也有大文章

◆ 杨羽



福蛇长寿
童衍方

怡然自得
石开

款为“福蛇长寿，蛇篆从它，时壬辰之除夕，衍方刻石。”这边款无疑成为了一幅吉祥的对联，增加印章的附加值；石开的闲章“怡然自得”，边款为“旧石巧色，知白守黑。石开篆刻怡然自得，时丙子七月。”这介绍了印章的材质，也是让藏家能够了解到篆刻家当时的一些心情。

从这些名家篆刻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发现边款文字可记事、记兴、记时，也可发表艺术体会与见解，由于印侧的面积不大，可供篆刻者刻款的空间有限，要想将内容组织好，做到既言简意赅，又能抒情达意，就需要篆刻者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。同时，印款的章法与形式要考虑与印面搭配的效果，使其相得益彰。

边款中草、篆、隶、简和碑等书体无所不有。许多名家的边款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像韩天衡的边款在明清诸家之外，又辟出了一个新天

地，其字魏碑气息浓烈，笔画倾角大，不作曲笔，深入且老辣；童衍方的作品，古朴苍茫，大气磅礴，特别注重利用破碎的边款，来展示苍茫的气象。至于石开的边款则颇具书法功力。

几百年来边款艺术的辉煌成就，事实上却是不太为人们，甚至不太为身在印林的印人所注目。古往今来，无数有作为的印人们，似乎是默守着“作而不述”的契约。印款文字是书法艺术在石章上的再现，刻刀则是名副其实的铁笔，印人书法水准的高下优劣，将真实地反映于印款。因此，历来的篆刻家，均不甘愿放弃偌大的足以表现技艺的“疆场”。为了刻款的需要，他们认真地研习真、行、草、隶多种字体，至少精于一体，以免造成印面颇佳而印款难以匹配的遗憾。

对篆刻而言，如果只有印面构成，不善于边款，则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篆刻大家。边款是印面构成的有机体，是对印面内容的深化和拓展，两者交相辉映，才能相得益彰。

宋代神清气悦铭文钟形镜

◆ 张东



银器古老多了呢！

重回歙县，回想起当年的这段往事，又想到现在红火热闹的铜镜收藏现状，不禁有物是人非、不胜唏嘘之感。如今再想如当年一般以合适的价格收到好镜子真是“难于上青天”咯！

路很不好走，摩托车开着颇为吃力，就在这趟有些辛苦的旅途中，机缘巧合之下路过了一家古玩店。

因为时间宽裕，我便请师父朋友停下车，先去古玩店看看。进去时，正好有人拿了件清代的银器要卖给店老板，我凑近看了看，很是精美，是个好东西。老板也是识货之人，一番讨价还价后就将银器收下了。待卖东西的人走后，我上前对店老板说，加价20%，不知可否将这银器卖给我？询问时我心里还是很有底的，因为这种情况下加价20%再买是行例，有很大的成交机会的。谁知店老板一听却似被触了逆鳞，斜眼看我一番后，高声嗤笑说，古玩界的规矩你知道吗？这么低的价就想买，白日做梦呢！他那嚣张的气焰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了。老板似乎以为我老实可欺，又高声对我说，他卖东西只卖给一个月收入至少几万

元的有钱人，这样的人买东西不觉得贵，舍得花钱，像我这样一看就月收入低的人他是从来不卖的，我们也买不起贵东西。

听着他几番无礼的说辞，我只笑了笑，也未和他理论，只是那件清代的银器虽然精美，但要花上几万元买回来不是很值得，于是我也没再多说什么，银器的事就此搁下。

又转了转，发现了一枚不错的宋代钟形镜。该镜尺寸12cm×8cm，镜背正上方有铺首啣环钮，钮上有镶嵌绿松石的痕迹，左右两侧各有一行铭文，分别是“神清气悦”、“照我百年”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整个镜体呈现明显的铜绿色，带有鲜明的宋镜特点。

收藏铜镜的人多喜欢唐镜，铜质好，且多经过多次淬炼，整个镜体往往光亮照人，如盛唐一般大气华贵；而宋镜则追逐者甚少，因为宋镜

铜质不好，含锡量高，且因淬炼不精，往往很容易生锈，使得整个镜体比起唐镜来显得脆弱黯淡，绿锈斑斑，不甚好看。但是宋镜也非一无是处，在铜质、工艺上比不过，就在造型上下功夫。宋镜有着许多唐镜没有的形状，如心形、桃形、钟形、炉形、鼎形等，给铜镜艺术带来了许多新的想象与创意。所以对宋镜大可不必一概弃之，一些少见的造型镜或故事镜等也是很有收藏价值的。

虽然先前银器没谈成功，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又问了老板这枚铜镜价位如何，谁知老板竟然一改先前无礼的态度，很爽快地就将镜子拿出来，开了个不高的价钱给我。我一听就乐了，原来这老板也不是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是个内行嘛。当时铜镜还不火，在收藏界没什么人关注，老板只将满腔热情付与银器了，殊不知铜镜的文化比起他那